吳郡志/卷08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七 ◄

吳郡志
卷八

► 卷九

古蹟

吳城，事具《城郭》門。

石室，在常熟縣海隅山。石室凡十所，相傳太公避紂居之。《孟子》：「太公避紂，居東海之濱。」常熟去海近，或是。

言偃宅，《蘇州記主》云：「在常熟縣西。」《史記蘭》云：「言偃，吳人也。」《吳地誌〔記〕》云：「宅有井，井邊有洗衣石，周四尺，皆其故物。」《與地志》云：「梁蕭正德為郡太守，將石去，莫知所在。」

丁令威宅，在陽山，文殊法海寺。有煉丹井存焉，號令威井。

射台、華池、南城宮、姑蘇台、組山、鷗陂、遊台、石城、長洲林園、石龍，以上悉吳闔廬故跡。《吳越春秋》云：「闔廬既立夫差為太子，使將兵屯守。而自治宮室，立射台於安平里，華池在平昌，南城宮在長樂里。闔閭出人遊臥，秋冬治於城中，春夏治於城外姑蘇之台。旦食組山，晝遊蘇台，射於鷗陂，馳於遊台，興樂石城，走犬長洲焉。」《越絕書》云：「石城者，闔廬所置。美人離城也。」《吳地記》云：「石城，吳王離宮，越王獻西施於此城。」又云：「林園，在華林里，石龍在【闕】（龍）壇里，里在烏鵲橋東，皆闔閭作。」

流杯（亭），在女墳湖西百五十步。闔閭三月三日泛舟遊之。今基隍猶存。【《吳地記》】

秦餘杭山，即今陽山。越破吳，夫差遁去，晝馳夜走。三日三夕，達於秦餘杭山。餒甚，顧得生稻而食之，伏北（地）而飲水焉。【《吳越春秋》】

夷亭，闔閭十年，東夷侵逼吳境，下營於此，因名之。【《吳地記》】

酒城，在壇城邊，夫差祭子胥處。臨祭勸酒，因名焉。城中有石於。

走狗塘，吳王作。

干隧，越王以散卒三千，擒夫差於干隧，在吳縣西北。《史記正義》：「干隧，出葉安山西南一里。」【《戰國策》、《史記正義》】

姑蘇台，在姑蘇山。《舊圖經》云：「在吳縣西三十里。」《續圖經》云：三一十五里，一名姑蘇，一名姑餘。」《史記正義》云：「在吳縣西南三十里，橫山西北麓姑蘇山上。」《山水記》云：「闔閭作，春秋〔夏〕遊焉。」又云：「夫差作台。三年不成，積材五年乃成。造九曲路，高見三百里。勾踐欲伐吳，於是作柵楯。嬰以白璧，鏤以黃金，狀如龍蛇，獻吳王。吳王大悅，受以起此台。」《越絕書》云：「闔廬造九曲路，以遊姑胥之台。柵楯之義未詳，此楯所謂神木一雙，大二十圍，長五十尋者。吳王將起台，子胥諫曰：『王既變禹之功，而高高下下，以罷民於姑蘇，吳民離矣。』弗聽。」《洞冥記》云：「吳王夫差築姑蘇之台，三年乃成。周旋詰屈，橫亙五里。崇飾土木，彈耗人力。宮妓千人，台上別立春宵宮，為長夜之飲。造千石酒鍾，又作天池。池中造青龍舟，舟中盛致妓樂，日與西施為嬉。又於宮中作海靈館、館娃閣，銅溝玉檻。宮之楹榱，皆珠玉飾之。」《吳地記》云：「闔閭十一年，起台於姑蘇山，因山為名，西南去國三十五里，夫差復高而飾之。越伐吳，焚之。」又云：「闔閭十年築，經五年始成。高三百丈，望見三百里，造曲路以登臨。吳王春夏遊姑蘇台，秋冬遊館娃宮、興樂華池、南城之宮。又獵於長洲之苑。」太史公云：「余登姑蘇（台）望五湖。」案：五湖去此台尚二十餘里。《越絕書》云：「夫差伐齊，越范蠡、泄庸帥師屯海道江，以絕吳路。敗太子友，遂入吳國。燒姑胥台，徙其大舟。」《績圖經》：「考之傳記，謂闔廬食不二味，居不重席，器不雕鏤，宮室不觀，舟車不飾。」而《吳越春秋》言：「闔廬晝遊蘇

台。」蓋此台始基於闔廬，而成於夫差。庶可以厶口傳記之說云。

【唐任公叔《登姑蘇台賦》：司馬遷世掌天官，才稱良史。探禹穴之遺跡，絕吳國之舊軌。乃憮然而嘻曰：登此姑蘇之墟，淹留兮躊躇。感斯宇之基為沼，而仲雍之把忽諸。我聞周道既衰，諸侯狎主。中無霸王，蠻戎振旅。始闔閭以信威，繼夫差以極武。斜與勁越同壤，右以強楚為鄰。內有高台之築，外有遠略之勤。積如莽而暴骨，亦如雠而視人。是以疆場〔埸〕日駭，板築未弭。方五載而厥成，造中天而特起。因累上以台高，宛嶽立而山峙。或比象於巫廬之峰，或倒影於滄浪之水。悉人之力，以為美觀；厚人之澤，以為侈靡。斯實累卵於九層，夫何見乎三百里。野語有之曰：川擁則潰，月盈而仄。善敗由己，吉凶何常。矧謀主之賜劍，若涉川兮無梁。以為棲越以求霸，卒見豢吳而受殃。客自南鄙，觀於江濱。徘徊舊德，惆悵前聞。試遊目於廖〔寥〕廓，曾是歸然而參雲。聽逆虐而翳諫，竟麋鹿而為群。高天放曠，平湖泱漭。奕奕孤嶼，茫茫極浦。悲早雁於海風，嘯高鴟於江雨。況復關梁坐隔，羈旅增愁。山木將落，汀葭亂秋。思美人兮，子胥何為？懷直道而驟諫，遭重昏之見危。將漁父以抗跡，且垂釣於江湄。高台既傾，夕露沾衣。感蒞國之不及，冀萊人之與歸者也。　崔鸚《姑蘇台賦》：崔子勤學少間，與客遊於橫山之下。有台歸然，出於群山。荒基峻級，高切雲間。荊棘為之蒙翳，麋鹿為之徊環。余語諸客，此何所也？客曰：子不聞吳都之壯麗乎？造姑蘇之高台，臨四遠而特建，此其遺址也。余乃倚杖而立，喟然而歎曰：蓋聞吳王之築斯台也，受鄰越之貢，竭全吳之力。千夫吟山，萬人道泣。三年而聚材，五年而有立。佩茂苑於長洲，帶浚池以朝夕。自以為天下之奇觀也，而今安在哉！神材異木，飾巧窮奇。黃金之楹，白璧之楣。龍蛇刻畫，燦燦生輝。而今安在哉？於是與客樞淒而上，抵其上之絕嶺，快四面之遐睹。南望洞庭夫椒之山，湖水澄澈。其名消夏灣者，吳王避暑之所也。北望靈岩館娃之宮，廊曰響屧，徑曰采香者，吳之別館、西子之遺跡也。其東吳城，射台巍巍。其西胥山，九曲之逵。至於興樂有城，玩華有池，走犬有塘，蓄雞有陂，猶不足以充其欲也，又侈斯台以為娛嬉。嗚呼！雖楹鏤檻者，丘墟之幾也。九層百仞者，汙池之漸也。瑤台作而夏衰，瓊室考而商危，章華成而楚眾叛，阿房出而秦人離。斯喪亂之必然，曷吳王之不思也哉。方其酌綠酃，賦珍羞，置酒若淮泗，積肴如山丘，其宴樂固極矣。而不知會稽之上，飲食嘗膽，方焦思而深謀。旁籠西山，俯視太湖，憑高望遠三百餘里，其登覽固廣矣。而不知笠澤之畔，街枚仆鼓，忽潛軍而夜濟。是以橫塘之浦僅通，而越來之溪已逼。高下之築未乾，而勾踐之城已距於隻赤矣。【越來溪、越王城，皆在台之左右。】詞未競，客悵然曰：已矣乎！古往今來，邈矣悠哉。蒼煙兮滿目，舊事兮飛灰。幸江山之不改兮，後之人當有鑒於遺台。　陳羽：憶昔吳王爭霸日，歌謠滿路上蘇台。三千宮女看花處，人靜一台聖花自開。　李白《蘇台覽古》：舊苑荒台楊柳新，菱歌唱不勝

春。隻今唯有西江月，曾照吳王宮裏人。　曹鄴：吳宮酒未消，又宴姑蘇台。美人和淚去，半夜閭門開。相對正歌舞，笑中間鼓鼙。星散九重門，血流十二街。　一去成萬古，台盡〔荒〕人不回。時聞野田中，拾得黃金釵。李紳《雜句序》：台今遺跡（乎蕪），連接靈岩寺，采香徑、響屧廊，皆在寺內。越王獻吳王黃金鏤楯，吳王所造姑蘇台，因獻楯，遂以黃金盡飾，以破其國。詩云：越王巧破夫差國，來獻黃金重雕刻。西施醉舞花豔傾，妒月嬌娥恣妖惑。姑蘇百尺曉鋪開，樓楯盡化黃金台，歌清管咽歡未極，越師戈甲浮江來。伍胥抉目看吳滅，范蠡全身霸西越。寂寞千年皆古墟，蕭條兩地皆明月。靈岩香徑掩憚扉，秋草荒涼遍落暉。江浦回看鷗烏沒，碧峰斜見鷺鷥飛。如今白髮星星滿，卻作閑官不閑散。野寺經過懼悔尤，公程迫蹙悲秋館。吳鄉越國舊淹留，草樹煙霞昔遍遊。雲外夢魂多感歎，不惟惆悵到長洲。　羅隱：讓高太伯開基日，賢見延陵復命時。未會子孫因底事，解崇台榭為西施。　劉駕：句踐飲膽日，吳酒香滿杯。笙歌人海雲，聲自姑蘇來。西施舞初罷，侍兒整金釵。眾女不敢妒，自比泉下泥。越鼓聲騰騰，吳天隔塵埃。難將甬東地，更學會稽棲。霸跡一朝盡，草中棠梨開。　劉禹錫：故國荒台在，前臨震澤波。綺羅隨世盡，麋鹿占時多。築用金錘力，摧因石鼠窠。昔年雕輦路，唯有采樵歌。　楊備：山花野草一荒丘，雲裏驕奢舊跡留。珠翠管弦人不見，上頭麋鹿至今遊。】

春宵宮天池海雲館館娃閣

銅溝玉檻【並見上】

館娃宮，《吳越春秋》、《吳地記》皆云：閶闔〔闔閭〕城西有山，號硯石山。山在吳縣西三十里，上有館娃宮。又《方言》曰：吳有館娃宮。今靈岩寺即其地也。山有琴台、西施洞、硯池、玩花池，山前有采香徑，皆宮之故跡。【唐殷堯藩《吳宮》詩：吳王愛歌舞，夜夜醉嬋娟。見日吹紅燭，和塵掃翠鈿。徒令勾踐霸，不信子胥賢。莫問長洲草，荒涼無限年。　李嘉佑《傷吳中》：館娃宮中春已歸，闔閭城頭鶯已飛。復見花開人又老，橫塘寂寂柳依依。憶昔吳王在宮闕，館娃賣眼看花發。舞袖朝歡陌上春，歌聲夜怨江邊月。古來人事亦猶今，莫厭清觴與綠琴。獨向西山聊一笑，白雲芳草自知心。　李紳：江雲斷續草綿連，雲隔秋波草覆煙。飄雪荻花鋪漲渚，變霜楓葉卷平田。雀愁化水喧斜日，鴻怨驚風叫暮天。因問館娃何所恨，破吳紅臉尚開蓮。　皮日休《懷古》：豔骨已成蘭麝上，宮牆依舊壓層崖。弩台雨壞逢金鏃，香徑泥銷露玉釵。硯沼隻留溪烏浴，屧廊空信野花埋。姑蘇麋鹿真閑事，須為當時一愴懷。皮日休：綺閣飄香下太湖，亂兵侵曉上姑蘇。越王大有堪羞處，隻把西施賺得吳。　陸龜蒙：三幹雖衣水犀珠，半夜夫

差國暗屠。猶有美人皆二八，獨教西子占亡吳。】

西施洞，在靈岩山之腰。山即館娃宮所在，故西施洞在焉。【徐夤《勾踐進西施賦》：以紅、顏、豔、色、返、以、昏、哉為韻。惑人之心兮，惟巧惟僭；破人之國兮，以妖以豔。當勾踐之密謀，進西施而果驗。昔者二國相吞，陵卑恃尊。殊不知卑則自亡而固〔國〕存，尊則謂明而反昏。烏喙年年，誓啄夫差之肉稽山日日，惟聽范蠡之言。言曰：伍員之賢，東吳之德。伯嚭之佞，東吳之賊。德之盛兮越可憂，賊之興兮吳可殛。臣以夙夜而計，機謀偶得。欲狂敵國之君，須中傾城之色。待其聲色內伐，君臣外惑。自然紂妲己以亡宗，晉驪姬而亂國。今苧蘿之山，越水之灣，恐是神仙之化，忽生桃李之顏。波淺丹臉，鴉深綠鬢。顰翠黛兮慘難效，浣輕紗兮妖且閑。楊柳羞弱，芙蓉死〔恥〕殷。可以變柳惠於嚴莊之際，悅荊王於魂夢之間。臣請進焉，王今何以？王乃豁若而喜，矍然而起。曰：此蓋神假卿之碩畫，人雪越之前恥。乃命寶馬騰龍，香車輾風。迎織女於銀漢，娉妲娥於月宮。炫耀雲外，喧闐洞中。妝成而瑞玉凝彩，服麗而朝霞剪紅。昨日猶賤，今晨不同。寧期大國之君，流恩下及。堪恨鄰家之婦，謂妾常窮。曉別越溪，暮歸吳苑。越慮計失，吳嫌進晚。歌一聲兮君魄醉，笑百媚兮君心蹇。坐令佞口，因珠翠以興言；立遣謀臣，並〔棄〕洪濤而不返。勾踐乃走電驅雷，星馳箭催。投醪而士卒皆醉，嘗瞻而胸襟洞開。虎噬骨碎，山崩卵摧。楚腰衛化為鬼，鳳合龍樓燒作灰。於是命屠蘇之酒，上姑蘇之台。伊霸業以何在，俄英風而聿來。於戲！殺忠賢而受佳麗，欲不敗而難哉！】

吳王郊台，在橫山東麓，下臨石湖。壇堵之形，儼然相傳。吳僭王時，或曾祀帝也。

吳王井，在靈岩山腰，大石泓也。相傳為吳王避暑處。詳見「靈岩山」條。【楊備詩：石甃遺蹤傍古台，一泓寒影鑒光開。何人照麵金釵落，曾見越溪紅粉來。】

響屧廊，在靈岩山寺。相傳吳王令西施輩步躁，廊虛而響，故名。今寺中以圓照塔前小斜廊為之，白樂天亦名鳴屧廊。【王禹偁：廊壞空留響屧名，為因西子繞廊行。可憐伍相終屍諫，誰記當時曳履聲。　楊備：步步香翻羅襪塵，粉紅花豔滿宮春。傾城一笑無遺跡，不見長廊響屧人。】

梧桐園，在吳宮，本吳王夫差園也。一名琴川。語云：「梧宮秋，吳王愁。」

採香逕，在香山之傍小溪也。吳王種香於香山，使美人泛舟於溪以采香。今自靈岩山望

之，一水直如矢，故俗又名箭涇。【暢備：館娃南面即香山，畫舸爭浮日往還。翠蓋風翻紅袖影，芙蓉一路照波間。】

香水溪，在吳故宮中。俗云：西施浴處，人呼為脂粉塘。吳王宮人濯妝於此溪，上源至今馨香。古詩云：「安得香水泉，濯郎衣上塵。」

長洲，在姑蘇南太湖北岸，闔閭所遊獵處也。吳主遣徐詳至魏，魏太祖謂詳曰：「孤比老願越橫江之津，與孫將軍遊姑蘇之上，獵長洲之苑，吾誌足矣。」詳對曰：「大王欲奉至順以合諸侯。若越橫江而遊姑蘇，是踵亡秦而躡夫差，恐天下之事去矣。」太祖笑曰：「徐生得無逆詐耶？」【《吳地記》】

長洲苑，《舊經》云在縣西南七十里。孟康曰，以江水洲為苑。韋昭云，長洲在吳東。枚乘說吳王濞云：漢修治上林，雜以離宮。佳麗玩好，圈守禽獸，不如長洲之苑。則知劉濞時嗣葺吳苑，其盛尚如此。【孫逖《長洲苑吳苑校獵》：吳王初鼎峙，羽獵騁雄才。輦道問門出，軍容茂苑來。山從列陣轉，江自繞村回。劍騎緣汀人，旌門隔嶼開。合離紛若電，馳逐隘成雷。勝地虞人守，歸舟漠女陪。可憐夷漫處，猶在洞庭隈。山靜吟猿父，城空應雞媒。戎行委喬木，馬跡盡黃埃。攬〔攬〕涕問遺老，繁華安在哉。】

越城，在胥門外。越伐吳，吳王在姑蘇，越築此城以逼之。城堞仿佛具在，高者猶丈餘，闊亦三丈，而幅員不甚廣。《史記正義》：「吳東門」解引《吳俗傳》云：「子胥亡後，越從鬆江北開渠至橫山東北，築城伐吳。」據此文，即今越城正是舊跡。詳見「石湖」門。

越來溪，在越城東南，與石湖通。溪流貫行春及越溪二橋，以入橫塘，清澈可鑒。越兵自此溪來人吳，故以名。《史記正義》：「越自鬆江北開渠至橫山東北入吳，即此溪。來，讀曰厘，吳音也。」

魚城，在越來溪西。吳王遊姑蘇，築此城以養魚。【《吳地記》】

苦酒城，在魚城之西南，有故城。長老云：築以釀酒，今俗人呼為苦酒城。【《吳地記》】

鴨城，在匠門外。吳王築以養鴨。【《吳地記》】

雞陂，在婁門外，吳王養雞城也。又名雞陂墟。

南武城，在海渚。闔閭所築，以禦見伐之師。【《吳地記》】

吳小城白門，闔閭所作。秦始皇帝時，守宮吏燭燕窟，失火燒宮，而門樓尚存。【《虞氏家記》】

美女宮，夫差所作，土城周五百九十步。勾踐所進美女西施、鄭旦之宮室也。【《越絕書》】

吳宮鄉，在吳江縣甫里之地，在今長洲東南五十里。相傳吳王別宮，然舉無舊跡矣。陸龜蒙嘗作《問吳宮辭》。

蠡口，在齊門之北。又有蠡塘，在婁門之東。相傳鴟夷子乘扁舟下五湖，潛過此以出招大夫種，因以名之。【楊備：霸越勳名間世才，五湖煙浪一帆開。猶防烏喙傷同輩，此地復招文種回。】

甪【音祿】頭，即漠甪里，在洞庭山村，漢甪里先生所居。《史記正義》：太湖中洞庭山西南，中號祿里村，即此角里。今有巡檢司，號角〔甪〕頭巡檢，俗或作甪。【《史記正義》】

黃堂，事具《官舍》門。